

## 「與病共舞的天使」—脊髓損傷患者趣味競賽

職能治療學系三年級 林明雋



圖說：活動開始前，所有參加的人聚在一起聆聽遊戲規則，每個人都顯得很期待

此次的趣味競賽是由職能治療學系與脊髓損傷患者協會共同合辦。由系上負責安排趣味競賽活動內容，協會則是處理參與者與場地等等事宜，並在活動開始前經歷了數次活動內容討論與修改。所有人一同為了活動的圓滿成功而努力。



圖說：活動舉辦於 107 年 9 月 30 號，地點位於南港運動中心。圖為流程表與會場分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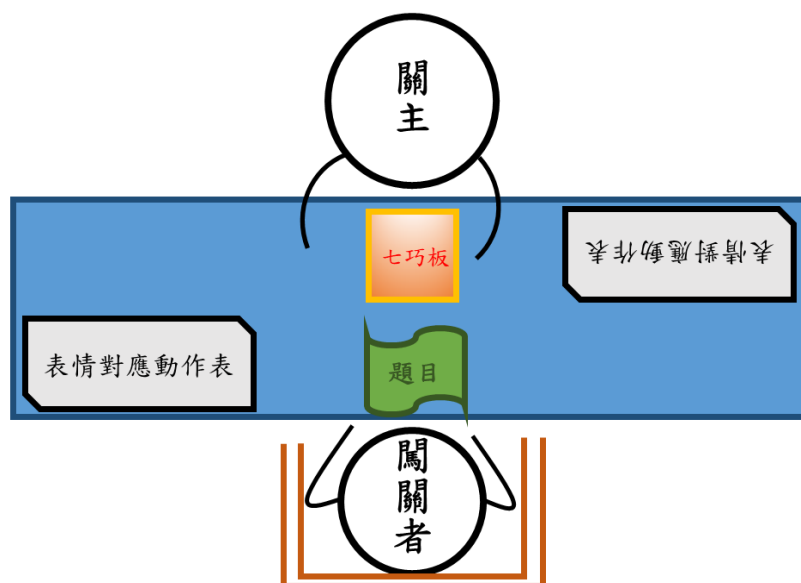
## 病人？老師？

職能治療，對於社會上大部分的人而言，是一個陌生的領域。既不能怪罪前人們宣傳不力，要將這樣的困境歸因於中文翻譯，又顯得有些草率跟不負責任。無論如何，不算風光的我們，還是深入社會的核心，在每個重要的環節上擔任關鍵的齒輪，持續推動著社會運轉。

我們是”人”的專家，能讓人與人的連結變的更加緊密。要成為一位稱職的職能治療師，得通過許許多多的考驗，這次的服學就是其一。記得在活動開始之際，協會的負責人（也是一位脊髓損傷患者）查覺到大家的緊張，特地將我們集合起來，一同勸慰與鼓勵。「大家不要這麼嚴肅，這樣我們的同學會很緊張啦，開心就好！盡自己的能力就夠了」，樸實但深刻的一段話，至今仍言猶在耳。

活動採用闖關模式進行。依據病人的脊髓損傷程度將他們分為三個組別（頭胸腰，各自代表病人身體能活動的範圍）進行遊戲並累積點數，每組的前三名還可以得到我們精心準備的小禮物。最後更有所有人一起參與的趣味競賽，為這個活動畫下句點。

我們這組分配到的是頭頸的部分，也就是說病人只有頸部以上能夠活動。這代表遊戲更需要巧思才能讓他們順利遊玩。在與老師和協會的多次博弈後，總算是勉強設計出了一套遊戲。這套遊戲被我們命名為「七眉弄眼」。本質上是七巧板拼圖，再加上夾娃娃機的玩法。只是，有鑑於病人無法動手，我們將夾娃娃機的操控模式做了更改：用表情來操控。簡單來說，每一位病人會拿到一組圖形，他們必須用表情來操控夾娃娃機（就是我們關主的手）將七巧板放到合適的地方，拼湊出這組圖形。



圖說：當天活動的配置示意圖

在活動開始前，我們自己先有先測試數次玩的成果。結果發現，儘管遊戲本質不難，挑戰者的配合度卻是這個遊戲成功與否的最大關鍵。設想一下，如果一個人心情不好或是比較害羞，要他在不認識的人面前擠眉弄眼

犧牲形象，的確是一個挑戰。這樣的焦慮一直持續到了活動正式開始前，當我看見病人們坐著輪椅，有說有笑地進入場地，還跟我開心地打招呼時，擔心早已變為輕鬆跟些許的羞愧，羞愧於我居然潛意識的認為病人都應該愁眉苦臉、唉聲嘆氣。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活動過程十分地順利，每一個病人都發揮他們的創意，做出各種可愛的表情，讓笑聲席捲了整個諾大的體育館；最後的團體競賽更是一絕。在猜歌大賽中，其中一位病人姊姊化身電台DJ。任何歌都難不倒她，真可謂是知無不唱，所向披靡；以上所述，只是這次的活動的冰山一角，還有太多太多的有趣故事我沒有參與到。但唯有一點我可以確定。這絕對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課外學習活動，讓儘管身處象牙塔中的我們，仍得以瞥見外頭燦爛的輝光；未來，病人會稱呼我們為老師，但說到做人的態度，現在的我只是一個不成熟的學生。我忽然想起以前的導論課中，曾經聽過：「醫病先醫心」這個守則，這是應當奉行的宗旨，不管經過多少寒暑，都不會動搖。

### 折翼的天使終能飛翔

整場趣味競賽裡，有諸多病人都讓我印象深刻。除了前面提到的歌神姐姐、還有打招呼總是最有精神的爺爺、如膠似漆的阿公阿嬤等等。其中，我特別想要提起的，一定非這位莫屬：與困境奮鬥的伯伯。

他同樣是一位僅有頭頸能活動的脊髓損傷病人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合併有輕微的失智症。這導致他的反應力沒辦法跟其他病人一樣好。一開始我會注意到他是因為看他坐著輪椅在場中亂逛，表情顯得很是無聊，也沒有幾個病人願意跟他講話。與我一組的同學注意到了這個情況，決定鼓起勇氣邀請他過來我們攤位玩遊戲。雖然他一直很沒有自信，但在我們的鼓勵下，他還是順利的完成了遊戲。過程中，儘管他有時候會聽不懂我們的指

示，他但卻毫不氣餒，而是全神貫注的，想要拚好我們給他的圖形。儘管他的笑容不是那麼的自然，在我看來，卻是全天下最燦爛的一個表情。

平心而論，我是被世界寵愛的個體。傷痛之於我，如冰霜過境原野，儘管留下痕跡，終是造不成多大威脅；溫飽也不成問題。最多，我會傷神於晚餐的選項，如此不值一提的困擾。確實，我渴望著飛翔，也嘗試過讓羽翼綻放。只是，我所在的地方，沒有任何的風能乘載這樣天真的想望。

這位伯伯跟我只是一面之緣，卻是我被無知吞沒前，最後一條救命繩索。他的笑容並不好看，動作也有些笨拙。可是，他每一次嘗試拼圖時，我卻次次感受到生命強而有力的鼓動，所有的愚昧、不解和不切實際的期待都將消融殆盡。爾後心緒凝結成了感謝，以及，暗自藏在心中的小小期待。我相信，即使我跟隨於人生這不得不闖的路上，仍然能夠依循著他，那位折損雙翼依舊勇敢飛翔的天使，為我指引的方向，不再需要徬徨。

### 文字是記憶之櫃

在我寫這篇文時，離活動已經有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。大腦是個嚴厲的房東，開始催促著這些活動記憶搬出鬧區，轉而迎接不斷到來的新住戶。對於那位伯伯的近況我也一無所知，只能暗自替他期許過的一切安好。但是，如果這些記憶就這樣成為回憶消逝在風中，是否有些愧對那位伯伯奮力展現的生命熱度呢？於是我試著將這些記錄下來，期望著，如文字這樣無限寬廣的記憶之櫃，能裝進他們的豐富故事。讓這些人編織成的，世上絕無僅有的劇本，成為我的動作記憶，一舉一動都深受影響；現在仔細想來，我似乎沒有什麼蛻變。但唯有一件事情我能肯定：未來的我，面對這

些努力跟命運奮鬥的人們，必會致上最高的敬意向他們虛心請教，所謂「生命」這回事。要成為人的專家，我才剛踏出第一步而已。